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一

致駱籲門中丞

頃接湖南咨文蕭濬川一軍因貴州撫軍麥右遷開已入黔境連營二百里　諭旨恐其入蜀飭蕭公追剿石逆一股駱中丞因令赴黔蜀之交迎剿此軍自是不能東來矣小池驛三軍與賊大戰互有勝負計年內尚有幾次惡戰太湖城外蔣人宿松四千人皆作援應之師以備意外之虞珂鄉諸舊可出而相助者便中幫開單示及爲禱

覆胡宮保

廿二日之戰多營傷亡六百餘鮑營傷亡五百餘蔣營傷亡三

百餘人馬隊西哈兩營總陳亡皆好手也賊鋒甚銳毛匪之陳
玉成捻匪之宮聘子皆江北著名兩悍賊楚軍人皖彭鮑之營
戰閣下之威名人數之多虛聲之遠皆所以怠我而怒寇鄙意
欲令前敵諸軍堅壁勿戰稍稍冷賊之凶燄而減其銳氣恐言
之不見信尙未函商也閣下如以爲然可否函告彭鮑諸公我
軍不必去撲賊營待賊來撲我堅忍不出直至日暮人倦然後
擊其惰歸或有當乎如能從此計做處當再派二千人紮於小
池驛之東南與鮑蔣二軍作倒品字形以保其後路也若彭鮑
急於求戰則此間不敢再派人去恐營壘未定日日接仗銳益
而反有損耳

覆李次青

賢邑忠義祠俟詳文到日即當具奏列入祀典沛先歙後有自來矣國藩自冬月十三移師皖境駐紮宿松即聞四眼狗上援之耗臘月中旬狗逆果遂西來實有悍賊五萬餘人日內萬分吃緊蕭浚川奉 旨追剿石逆當有入蜀之行凱章亦乞假未來就現在之營派六千人進圖太湖爲前敵希總諸軍之聲援自率四千人者駐紮宿松實乏得力之將稱意之營胡潤帥駐軍英山亦以希菴假歸尚無統將羅澹村中丞請閣下赴浙亦有一緘來商國藩答以代爲催促不敢必其果往今閣下慨然有意東游應請速即命駕或單車之官或板輿偕往或取徑義

簡郎赴河口或買舟大江經過敝營弁祈示悉溫嶠絕裾君子或譏其忍毛義捧檄仁者必亮其心固不慊然也禹松去湖口百里去武穴隆平百三十里如其揚舲東下枉過敝營亦不甚遠或更迂道英山一訪潤帥亦足大慰彼此飢渴之誠何如

覆唐義渠

貴軍以距法華寺太遠不能分紮正東鮑軍萬一則城賊傾出夾擊蔣鮑兩軍乃意中必有之事可慮之至胡中丞札蔣軍移駐小池驛一帶頃接鮑公信言蔣不願移此時以救全鮑軍為第一要著鄙意由禹松再派二千五百人赴太湖紮閣下現在北門營壘請閣下率全軍七營進駐小池驛龍家涼亭之間與

鮑軍作品字形鮑蔣面向潛山貴軍面向太湖專與城內之賊打仗之時賊不得抄鮑之尾諺所謂莊背打也如此庶可保全前敵三軍如閣下欣然行之則此間各營初二日拔行初三早到太湖貴軍即於初三日拔赴小池驛想閣下新練勁旅必可立奏大勳矣

致駱籲門中丞

太湖多鮑蔣三軍於臘月十六移駐小池驛龍家涼亭等處二十二日之仗我軍先大勝而後小挫傷亡共約千三百人二十六日賊圍鮑之左營二十八九則五營用大包裹文報不通已三日矣多營在新倉隔二十餘里蔣營隔七里皆以力薄不能

救應危急之至敝處雖有萬人多新立之營又無統領兩次共撥八千六百人進紮太湖僅能圍賊之半城兼以顧鄂之邊界不能援應前敵亦不能過城賊之東出也萬一前敵有失大局不堪設想茲特飛告敬求閣下於浚川凱章二軍催一來鄂浚川將入蜀中凱章假期未滿明知俱難應手惟求閣下設法遣一軍來雖不能救潛太之急但能抵漢黃爲救敗之着則兩湖之幸也

覆胡宮保

公派二十營從高橫嶺山內打出可收內外夾攻之效但水吼嶺等處易進難退須由迆西迆北斜出庶易通小池驛之氣

二十九日蔣營出隊雖不甚分勝負然賊亦略弛鮑軍之圍砲之左營得趁此機以運進水米子藥可云至幸然已被圍四日矣多公派精選前營往換霆左營不知果已換出否霆左營營官爲誰援賊果卻必求我公以生龍活虎之筆超保之鮑鎮亦須特保

舍弟請赴太湖侍昨夜已允許矣蓋因太湖近九千人若另有一人坐鎮則朱品隆可帶隊助前敵也今公既派蔣人來助小池驛則太湖一軍可安坐不動舍弟可無用赴太湖矣

致鮑春霆

蕭以德歸備述前敵形勢寸心少慰來緘所陳一切當即批復

關四眼狗性情輕躁不能耐久我軍宜以堅忍勝之四眼狗糾集捻匪而來捻匪向來不服長毛約束其交可暫而不可久此時貴軍但求穩固不求奇功如能堅持半月二旬外必破賊矣

覆胡宮保

初六之役唐軍又挫鄖藩此次髮之陳玉成李壽成捻之宮張四凶同來諸將才力氣魄皆不足以勝之總須穩紮堅守爲安金余一軍宜負山以自固不宜全出嶺外有舒公馬隊則可以出平原伏祈採擇施行

與李申夫

抽隊出赴前敵打行仗之法三千人營中抽出六成約千八百

入分寄鮑蔣兩壘之中蔣軍八牆可寄千二百人鮑軍中前右三牆可寄六百人或盡寄蔣軍牆中亦可遇開仗時我千八百人單打一路蔣軍牆內添鍋帳而不另築牆子請蔣之長夫代我軍煮飯我只送米價菜價與他不必另帶長夫也下半日去燈時至蔣營次日停住一日第三日晨飯後歸下半日又另派千八百人去第四日停住一日第五日晨飯後歸如是輪流牽以爲常遇打仗時則隨同打仗不遇開仗則開往開歸聊代哨探旣可援助前敵又可使我軍學習戰事免致猝遇大敵忙然無措也

與李申夫

昨日批朱總兵稟三策一策抽隊寄住蔣營打仗一策紮東門一策抽隊出東北羅溪河馬齒嶺等處迎接山內金余之師除紮東門一策難行外其寄蔣營打仗之策以必行爲妙其迎接金余之策縱不能行亦須多派妥人往通消息高連勝等往小池驛哨探甚好可令順字營百五十騎幷湘前強中嘉營五十騎常常哨探此路實有大益

致凌問樵

聞貴營今日移紮羅溪河前在宿松近在太湖貴營濠牆皆備極辛勤爲出各營之上玆又移一處勇夫過於勞苦實可憐念玆發去錢四十千以備雇民夫幫工之用羅溪閘在太湖河東

與太湖各軍有一水之隔該處三營究竟站得住否此外尚有他處有險可扼距護軍稍近者否祈查明詳復

與胡宮保

侍意此時各軍皆以穩字為主多鮑唐將穩金余穩太湖穩自有足以勝賊之理髮捻相合其交斷不能久一月以後可以犄角此寇矣公謂何如

致金逸亭

前敵鮑軍雖望閣下之救甚切然糧路尚通士氣尚固閣下行軍總望以穩字為主先通羅溪河一軍及太湖各軍之氣然後向小池驛一水進紮步步偪近待賊來撲我我乃起而應之最

有把握若我去撲賊主客異勢恐難得手至蔣酋欲分一軍紮水吼嶺弟意以爲不可分又欲閣下軍出羅溪河等處弟意以爲不如紮高橫嶺去鮑軍較近也

再捲攜進紮之法如第一日將二十營同紮一處必有數營在前者數營在後者第二日進紮卽以昨日之後五營進移於前四五里其餘十五營不動第三日又以昨日之後五營進移於前四五里其餘十五營不動以次倒換而進則無移營之迹無一面築壘一面開仗之勞以攻偏近王家牌樓銀硃塔等處小池驛之賊必來撲營賊爲客而我爲主乃易得手是否有當乞酌擇施行

覆胡宮保

十一日金壇獲勝後羅溪貫已無虞山內一軍其妙無窮腦後一鍼百病皆除但此後仍當以穩字爲主不可過求速效余已得地勢斷無不破賊之理第不可疏耳趙朱仍請紮太湖俾朱品隆等得以放心久駐新倉助打行仗

致胡宮保

添松派打行仗之三營昨日可抵新倉太湖朱品隆等四營今日可抵新倉計一二日可見仗矣此間議者有急戰緩戰二策請陳左右擇一而行之

一急戰鎖山外山內各軍逐日進攻使賊腹背受敵應接不暇

太湖官軍亦出隊攻城使城賊不敢悉出以赴前敵

一緩戰策山外四軍但積糧固壘爲自守計山內諸軍步步偪紮卻不尋賊開仗太湖四面高山僅西南一口出水於此口築壩長不過里許高不過四丈久不過一月則積水三丈全城皆淹沒從二月以後城賊援賊必日夜求與我戰我卻固守偏不與之戰此策果行援賊縱不大破城賊必無漏網

右二策鄙意自下急戰五日用前策過五日而援賊不退即用後策可否敬求詳示

覆毛寄雲

弟自冬月駐軍黃梅進紮宿松臘月中旬逆酋四眼狗糾合捻

首窩賊子悉力上犯前敵多鮑兩三軍進紮太湖前四十里之小池驛與之於門外弟撥六千人會合唐義渠鉅仍圍太城賊多數倍於我以大圍包裹鮑軍弟續撥二千七百人進圍太城抽出義渠一軍並赴小池驛初六之戰義渠挫衂三營被陷鮑軍復被圍緊急潤帥派金逸亭余會亭從水吼嶺山內打出十一日大獲勝仗鮑軍從此少鬆弟又添派二千五百人往打行仗日內必有數大惡戰不知能大挫凶鋒否較之臘底正初之危迫竊狀此時業已化險爲平矣潤帥駐紮英山雖相隔二百六十里而呼吸相通意見相合足慰綺注袁午帥自權兵符甚爲得手臨淮關業經克復鳳陽懷遠亦可卽克髮捻交集此間

下游逆黨較少章志俊投誠後池州又被楊賊攻陷韋逆敗殘之餘不能有爲長矛手五十人求迅速送來爲感

覆金逸亭

接來緘知雄師將進紮紅土山迤西一帶甚喜甚慰貴軍步步進偪與小池鮑軍僅隔十里則該逆夾在中間如湯沸鼎如芒在背必難站脚貴軍距天堂較遠必宜與羅溪河太湖常通聲息萬一子藥缺乏之尙可由太湖借撥羅溪河之阿達春李續壽太湖之趙克彰朱品隆李申甫及舍弟等皆與閣下至好愈通信多則愈好辦事也

覆金逸亭

胡宮保之意欲貴營不必再進取白洋嶺居高臨下之勢願祇仍宜進紅長山等處恐出隊太遠賊逸我勞難於得手也至遊紅長山後糧運之路不至被賊隔斷否子藥尙充足否便中乞示及

覆胡宮保

手教摺片各稿讀過此次於鮑之堅忍處平平敘去不過烘託亦好蓋近日各統領專看摺奏中出語之輕重以權其效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戰之際忽見一摺敘事不甚如意遂廢然不肯向前者有之此摺若不保人或再緩數日始發亦好如此而等候正月尙不能開大仗者粵捻之交不能久固緩戰亦我之

利也

與劉襄懃

弟不勸閣下出境戰賊非弟之過怯亦非恐貴部不甚精勁也特以皖南之賊踪無所歸未嘗不窺伺江西閣下屏蔽東北必須目目操演練成勁旅其有險可守之處仍須造立碉卡以佐兵力之所不及蓋一賊犯江境以閣下之全力而濟以饒鎮浮梁之師戰縱不足守則有餘使數經肅清之江西不復為寇氛所僭亦不枉閣下六七年辛苦戰爭耳

覆胡宮保

手教敬悉伍君圖說閱過此人前後兩次圖說俱切實無浮詞

有用才也大關侍曾經過雖居山中而頗散漫非一鼓勁旅不能扼紫青埠塌則潛桐懷三縣之總匯援賊退後一面合圍太湖一面節進扼青草塥矣賊亦頗注重該處不知須多少兵始扼得住也俟查明熟商

覆金逸亭

潤之宮保抄示閣下十八夜傳單具悉進止有法疾徐合度至以爲佩惟閣廣濟黎在東雞山冲在西閣下若打開東路先清廣濟縣一帶則西頭之賊已無歸路將羣賊兜入大圈之內彼不拚命死戰則必四出亂竄辦理反難得手弟前函知山外諸賊自上打下從羅山冲入手蓋欲留東頭爲賊之歸路也山內

貴軍及余軍是否可從上打下先打羅山沖後打廣福樂之處伏祈查示至羅山沖果否在上在西廣福樂果否在下在東賊之敗路果否應在東頭均祈查明詳示春天晴雨無定必待日高四五丈乃看得准號礮洗三排鎗似不宜太早也

覆金逸亭

接惠緘得悉昌禮各營小挫情形以地圖觀之高嶺在上在西昌軍應在貴軍之右而來緘稱昌軍爲左路何也目下賊之大隊聚於羅山沖一帶弟昨夜一緘勸閣下從西頭下手其從東頭下手者恐東頭若勝賊之歸路一斷拚命衝突我軍受傷必多若東路不勝則西頭愈形喫重可否請閣下湘軍合昌禮

椿等軍併趨西頭先擊羅山沖之處侯卓裁商復山外新倉多唐朱三軍去羅山沖二十五六里去小池驛二十里與山內約切極難商否侯三軍接仗以後貴軍再行出隊之處亦侯卓裁商定蓋貴軍所易於望見者逕營也逕營偪近悍賊不能遠赴西路羅山沖一帶其能赴西路羅山沖與閣下夾擊者多蔣唐朱軍也四公相隔太遠約期恐致參差故鄙意不願閣下分攻東頭而願湘軍與昌軍併力西頭不願閣下閒洗鋪三排而遽出而願侯多蔣各軍至羅山沖口外貴軍乃出而應之也

與凌問樵

羅溪五營近日牆濠俱已修成否極高深可恃否閻李璞皆營

從一山已立望樓似不如紮一哨於山上乃能穩靠望與撲階切實言之閏十九日余際昌軍小挫賊或分支來犯羅溪亦未可知然護山僻徑無處安營大股必不能來貴軍及阿李各軍止宜堅守營壘以靜待動不宜出隊迎擊恐僻路曲徑或有伏賊也其團練一營亦告之不宜出隊迎擊

致胡宮保

十九日余軍之挫不知尚可自振否若傷亡過多刻難自立止可令山外山內各軍一概休養專待賊來撲我決不先去尋賊即以近事言之臘月廿二正月初六十九日三次之挫皆我去尋賊惟十一日係賊來撲我主客勝負之數了然甚明竟可用

公稟私函切止各軍不再先出尋賊致人而不致於人如余際昌軍傷亡尚少元氣未損則總統領自進自止吾誼不必遙制也羅溪河似可不必添兵亦實苦無兵可添舒公馬隊若駐羅溪萬山之中毫無用處若置金余附近或可少有裨益然亦謂舊馬隊耳新者則未必得力霍山五營如果調回亦止可駐五柯楓等處一以援應天堂一以屏蔽英山調向東來則西北太空決不可也

覆胡宮保

手教張子衡李續燾二人之言與朱品隆所抄逃投誠之賊供相同侍意賊若不破金余一軍不破羅溪一軍決不能冒險上

猷惟羅溪一軍散漫無統若賊至則恐人各一議殊難放心就凌羅同李程五人言之智勇閱歷自以凌爲最優鄙意欲會台銜派凌爲羅溪河一軍統領如以爲可即求尊處主稿飛札

與朱雲啓

官兵必須從上打下正恐賊分竄太湖後旋又上竄鄂疆也余有兩信與金逸亭亦勸其自上打下已抄稿寄呈之純兄矣賊既專爭自西時我官軍出隊亦不可早余前批該統領稟亦言須爭下半日也閱余際昌軍十九日小挫究竟傷亡若干人失軍器若干多公親率馬隊去金營幫其收隊曾見鳳營挫失否多公與金營中隔廣福緊下賊壘數里不知馬隊何以能過多

公之賢余已深知之矣自去歲臘尾至今年正月幾無日不從至鮑營其馬隊及精選營幾無日不出隊以此知其待人之厚又於福松城中多部下受傷者詢問以此知其得士之心

覆李瑛階

接來緘幷地圖熊家寨立望台極爲得力鄙意欲貴營分紮一嵋於寨頂之上更得勢也振字營凌丞是一好手凡事勤慎閣下可與之熟商必能同心協力共奏功績聞賊匪有上竄之意深山僻徑決不能容多人如果賊竄山內貴營及凌阿各軍均不必遠出迎擊待其將過盡時出隊截擊其尾可大勝也閣足下欲洩三河之憤望從勤慎二字用功

與李申夫

賊勢趨重上游或以大股來撲太湖官軍營盤切不可以賊不甚多遂存輕視之意以後城賊若出我軍切莫出隊迎擊惟靜守營壘以覘其變待他過河圍我營盤日暮倦歸然後出隊徼追如天色尚早賊僞遁尚不可追也

與李申夫

攻城極無把握樸勇者緊偪城根往往被火藥燒傷浮滑者並未近城自欺欺人徒傷樸者故余不肯爲也太湖各軍士氣尚旺余之所慮者太湖羅溪兩軍不能禦賊之分股來撲耳如太湖羅溪兩軍足以自立則多鮑金余諸公必可打破援賊如賊

分為入來撲太湖我兩軍堅守一二日屹然不動則多鮑金余尤必大破援賊此必然之理必然之勢也目下大局以太湖羅溪為守兵以多鮑金余等軍為戰兵守者遇有大警信時不須戰者來救則戰者必奏大功矣

覆胡宮保

賊日自移營傍山而上去太湖止二十餘里下游白沙畈以下已無賊各將諸公慮其內竄定計今日移四營截賊之首橫擊路而紮之明日再移四營幷精選四營往紮大約今日必開大仗又慮為賊所致而不能致賊不知可得手否倘竟日旁皇不安足以見膽之薄矣吳幹臣五營似不能不調如果得手飛札

止之可也

覆凌問樵

團練程君移紮過河不必賣營偏處亦是好事若使團勇扼紮要地賊來亦殊不放心也舒都護馬隊已至大湖河等處足資聯絡山僻之中大股賊必不能來堅守營壘須爲三五日被圍之計必可萬全閻李璞階辦事亦極認眞不知阿參將營深否

覆金逸亭

惠緘知敝處之信業經接到兩地不謀而合殊爲快慰山外各鮑諸公因賊嘗日日上紮恐其內竄楚疆已定派蔣軍四營紮

於賊之上面想今日必開大仗不知昨夕約訂貴軍否多公十九日曾率馬隊親赴尊處是下面尚有路徑可通日內尊處與山外通信或不須更由太湖乎約期打仗最難到恰好地位且有因而誤事者閣下若與山外訂約仍須說明那裡打的可進則進應收則收免致彼此牽制或有疏失也

覆張廉卿

接到手緘未卽裁復蘆塢先生筆記余未見其書其與鄙論相合者如何忽思一觀便中尚乞寄示足下近所纂著縱不稱意亦望寄示一二國藩近狀猶遣自十二月中旬逆酋陳玉成率衆上犯奇險萬狀日夕籌慮不特書史莫親抑且寢食欲廢官

軍三萬餘人不爲不厚不爲不勁而賊尚欲倍之日內當有大戰數次未審能大挫凶鋒否

覆金逸亭

山外各軍俟貴處移西紮定後再行開仗本爲穩著惟多公定計攔頭截紮想昨日已開大仗矣山外四軍加以雲崖七營兵力實已不薄國藩未便囑其緩戰進止遲速聽多公主之可也山外開仗時尊處登高瞭望或探馬四出必可得其大概當山外酣戰之際尊處出隊夾擊雖未刻尚可出隊進退伸縮由閣下自己作主遠勝於約期會剿也

復李希菴

接元夕亂緘敬悉姻伯母漸臻痊愈旌從擬於二十二日起行來皖至以為慰此間軍事新正六日唐義渠副營一挫被賊攻陷三壘鮑軍五營復被圍擾十一日山內金余兩軍破王家牌樓之賊山外賊勢稍縱十九日山內余軍小挫一次賊日日進紮與太湖漸近並不畏官軍之截其歸路聲言直犯湖北上游俾官軍回救二十五日山外多都統及唐鮑等營獲一勝仗計日內當有數大惡戰金陵大營因狗賊猝悍竄上援下游攻破江浦及九洑洲營壘四眼狗必率眾回援金陵浚川麻防及閣下皆來山內山外諸軍均得名將主持意江淮可望底定乎

與李竹塢

弟自客秋由江入鄂征蜀之役易而圖皖冬月與胡潤帥分道東下潤帥駐英山弟駐宿松臘月中旬逆酋四眼狗陳玉成率粤匪捻匪十餘萬上犯我軍多都統鮑總鎮等禦之於小池驛前敵凡萬八千人又圍太湖城者萬人從潛山以拊賊背者萬人兵力頗厚尚不逮賊之半幸昨日兩次大勝踏賊營六十餘座克復太湖凶鋒大挫皖事或尚可圖知荷廑注聊布一二

覆胡宮保

二十五日之捷殺悍賊實爲不少故二十六日之大捷不甚費力聞昨日大火燄燄極爲壯觀狗纛之貢糧衣物軍火一炬無士頗足一快聞金陵之江浦九洑洲皆已克復希濮川皆將

北來意者皖事其果可圖乎侍師公之法亦不奏事所有謝摺

終　賞福字荷包摺欲附尊處月摺差弁帶去本月已趕不上

二月又嫌太晚如何此外有便乎尊處謝摺當已發矣

覆胡宮保

頃接太湖信潛山已克復矣多將跟蹤追剿想可直達桐城行

仗七營已分別回太𣩖二老營唐公奉多公令駐新倉勿進追

鮑軍傷者較多不審能猛進否又不知其歸蜀之志堅欲必遂

否應俟渠私計定後而後大局公計乃可決也看來四路之說

竟辦不到止好暫置廬州於不顧而專剿舒桐安慶三處或尚

可爲公居桐城兼控三路侍仍濟江精以藏指縱賜之師須以

舟載陸兵越安慶而下百里以襲樅陽朱雲崖現尙未能也

覆胡宮保

春霆請假公與侍皆先許之矣似不宜食言惟囑其不可入晉川中迎其老母眷口出峽或住荆州或住漢黄准其團聚兩月有奇往返符百二十日之約但不在川以免奏詔耳添營一節亦懇允准以風壯士義渠覆缺近在咫尺思一到任情也公既心許之請飭速行之渠爲統領亦實非上選也其訓勇七營中聞多精壯之士或謂宜全數撥歸鮑部鄙意勇以親手召募者爲佳似可一面令訓營撤散一面令霆營招選仍令春霆酌用訓營之豪強者爲營哨官移花接果當可兩得其宜是否祈酌

之進兵能三路並進乃得勢今多鮑請假休養斷不能三路齊進如何緩急多公可就近速揆是否請裁示

可否以余與三公指桐城以蔣軍及朱雲崖赴安慶南岸並

意此次之糾實得未曾有也目下多公請假養傷鮑公請假省親希菴與舍弟沅甫未來淩川一軍倘駱帥奏令入蜀 朝廷亦倚渠軍以辦蜀亂不克乘狗逆敗竄之際進規安慶廬州頗為失策事會所值竟係有不克自主者所從來久矣

覆胡宮保

手教論及家叔病狀初五日接家信先叔於正月十九戌刻棄世舍弟八年十一月聞溫甫舍弟之耗即病不能言去歲雖能言

而病已深矣例載部院衙門有期服者給假二十一日　內廷
人員則給假十四日軍營雖無期服之例鄙意欲稍盡哀忱擬
成服十四日前得太湖克復之信已專人歸告九舍弟四月方
來亦因家叔病危也春霆毅渠軍昨已詳復逸亭信彼處亦有
一分此時應請以金余蔣吳并力桐城朱雲崖軍尚須稍緩乃
能前進也逸亭信地勢極熟主意極穩侍憂皇不暇遽復求公
條復之

覆胡宮保

一四路之兵初議侍占一路公處撫一路湘一路多鮑一路自
蕭張不來而侍處不足成一路矣自余吳分散希菴未至而撫

湘兩路併爲一路矣此四路變爲兩之說也惟鮑公添至六千人又操練馬隊實足獨當一面與多公分道揚鑣又可分爲三路止須酌撥幾營與多酌撥幾營與鮑耳

一僕處各營除遣屈守平江營仍回湖口張子衡二營因病撤散外尚存九千餘人兵力非不厚柰之統將以情以勢本可令雪崖與蔣合爲一路外間議蔣戰則取巧敗則諉過此間各營頗不願歸其節制專令朱李赴安慶保又不放心也止好待沅甫還營多鮑假滿再議所向

一季洪弟既已受事自不宜遠行回籍今既已具稟應候批遲行沅甫會弟定於葬叔後來營約在閏三月侍於今日移城

丙公館略申禮意

與王子春

數年以來常思與足下一見關山修阻會合無緣尊府近況何似如能遨遊四方則請速惠復音敝處飛咨曾帥如制軍調足下來敝營襄辦軍務如有不避艱險爲足下所深知願從軍者亦可邀以同來

覆胡宮保

一鮑春霆來此小住一日已回本營侍已與之商訂請閣下准其告假三月由皖還夔程途一月在家停住二十日奉母攜眷而出或住漢口或住華陽鎮舟次按限即還陸營閣下慮其爲

四川所調鮑霆待渠起程一月之後此間再行入奏石鐵僅二十日必不至為蜀所留但求閣下奏明回籍省親字樣以為光寵云云胡仁人亦必允許渠又欲往英山稟辭侍力阻其不必再往既已准假即須快去快來

一霆字五營渠意欲挈二郎河公意欲令其紮天堂或至英山護衛鄙意擬令紮潛山縣為桐城安慶後路之聲援若前敵既進安慶桐舒等處則大營亦宜少進乃可調度諸路之師或進天堂或進潛山由公自為斟酌公既不久駐英山則霆營可不必紮入山中矣請裁定速示春霆以便渠料理起行

一敝部各營頗思速進安慶除遣回湖口二營撤散一營外計

留二千餘護老營以七十人攻安慶耳就近可調者擬調督標
趙朱李楊四營湘恆二營桐城得金將余萬五千人進攻安慶
得萬人進攻似可兩全此六營是否可調祈酌示
一安桐進兵則霍山不可無防兵吳幹臣前有五營尚嫌其少
今何僅八百人耶吳幹臣資望尚淺將來可獨當一面目下斷
不可遽統他營應請閣下派吳赫何耶統之若派助敝處殊可
不必一則人數太少一則往返太勞也霍山須防兵三千或派
會亭軍或派他營祈酌示
一多公統萬人鮑公統八千均可勝任鮑軍須假旋後乃可徐
議所向多公須進舒城一路乃足以展騎兵之長俟渠一月假

湖郎當請其北發與桐城一軍收犄角之效略陳芻蕘伏祈

察

致胡宮保

再者昨信請撥督標趙朱李楊四營係就近處言之并非愜心

貴當之筆尊緘中有以趙朱楊撥隸多部李營撤遣之意如已

定主見不必因侍信而改易也但求設法撥二千人助徽處或

赴安慶或留老營護衛而換徽處護衛之營攻安慶皆可

兵事與地方相表裏欲得一爲守兼優者爲懷甯縣令以佐雨

亭之不逮閣下夾袋中有其人乎介唐如果南歸尚須擇一賢

者爲潛山縣庶根本稍固乃可圖進取

遲遲再添二千人尚未接奉公牘令其招訓營常勇乎抑令至長沙另招乎如令招常勇即須趕緊札行

多公雖有統萬人之才但得七八千人儘足自當一面若必取盈恐不敷調撥鮑公則得六千二百人已隱然巨鎮矣

覆胡宮保

手教敬悉多都不能湊足萬人侍亦熟籌及之意欲將多公馬步全作游擊之師專打援賊如目前兩軍進圖桐懷則多公紮青草塥桐營則赴桐懷營則赴懷將來鮑軍進圖舒桐則多公紮大關以爲游擊也可以爲應變也可以爲顧鄂隱之師也亦可始終不圖城常留空壺之處如是則可多可少閣下調撥不甚窘矣

致唐鏡海先生

國藩近嘗與吳竹如通信渠在山東布政使任內因錢糧征款部議降調 皇上特恩改爲直隸臬司鄧蠡泉寄居四川嘗與伍松生諸人講學娶生一子其妻旋沒艮峯前輩仍官盛京侍郎其子福成以拔貢 朝考得河南知縣數年升同知現以捐升得補撫湖道丹畦遇難在英山縣令該處漸就肅清國藩擬爲文立碑於英山以誌丹畦之孤忠附告以慰拳注

復胡宮保

手教二通二禮營撥歸敝處公牘亦到霆營不宜撥隸敝處本旨已詳復矣揆帥信并另件閱悉不忌不足以爲驍將不妬不

足以爲美人無足怪也左下則護翼之等夷則排擠之爲將常態亦無足怪也止難爲閣下調撥耳

覆官中堂

奉手教具審一切大湖潛山分爲兩案出奏尤爲分明比聞鳳陽府縣兩城克復袁翁兩帥之軍或可與楚師漸相聯絡江淮之間大有轉機尤足上慰　宸廑惟南岸警報頻聞自涇縣旌德陷後太平績溪甯國相繼不守徽浙震動金陵方在得手之時恐不能不因此而少分兵力耳淩川一軍不知可折回出江泝峽入蜀否國藩發前信後又會潤帥衔飛札一次并加函切致計在常德可以接到若竟不折回而由黔入川則蜀中有殘

不濟急之處而浚川亦有險遠負嵎之患殊深懸系儆處報飭粗已就緒已飭李筱泉太守賞呈鈞鑒

覆胡宮保

霆營宜爲尊處護衛或駐天堂或駐他處宜守而不宜戰衆論皆然想臺籌亦不越是矣霆軍之營哨弁勇長沙省城人居多樸者頗少而能屢拒大敵兵事誠不可以一律相繩乎左公自毀迴車似不如速行速歸爲妥流波礮一帶本不可以無兵然鮑公未還營之先霆軍總以在閣下身邊爲妥北路如果吃重似仍須多公馳援也

覆胡宮保

兩次手教敬悉伍生所論侍每覺其切於事理以大局論之四眼狗目下必赴下游救援金陵或從浦六往援或從甯太往援雖未可知而要之必一東竄不暇遽犯霍六袁翁方在得手之際捻匪亦必舍其老巢而謀南犯拙見如此未敢冒言也

覆彭雪琴

本日得淡翁來咨奏請鄙人赴浙惟廣德州及浙之安吉業已失守距杭州不過二百里距湖州則更近楚軍縱能往援亦已緩不濟急況敝處兵單又無統將難當大敵尤閣下所深知也淡翁之賢不可不謀所以救之已飛函往商潤公矣蕭輔臣樸實諳練淡翁指名札調似不可不令其入浙一行韋志浚部下

向無紀律難免擾民斷非三令五申所能改恐壞楚軍之名且恐壞閣下及蕭輔臣之名決以不帶為妥唐義渠新撤之常勝勇膽技俱優若輔臣迅速就募四五營不難立就營官哨官軍裝帳房無一不全不過十日即可成軍勝於韋部前倍即抵浙後尚可為上等勁旅義渠兄與淡翁亦係至交閣下與之婉商而潤之宮保主持一切當可成事僕目疾尚未全愈二十日仍回營盤知注并聞

致胡宮保

昨接雪琴信知浙事危急淡帥調蕭翰慶入浙本日接淡帥咨知廣德安吉次第失守奏請鄙人援浙淡帥之賢不可不思所

以援之目下招集訓營之勇尚易集事雪琴欲以韋志浚部下援浙非徒無益恐又害之

覆胡宮保

承示俟命錄粗讀一過其佳者公已圈出而時事所在局外人與局中者究有別也鹽營究以讓公左右為妥公在英山鹽亦英山公居天堂鹽亦天堂此軍若非春霆在營恐不足當大敵侍公之側壯藜藿不採之威千妥萬妥惟希俯納成得升之怯此間亦有所聞之純昨指名稟參似當有以嚴懲之否則為統領者號令不行矣之純雖未必服人之心然不奉令而拔營則咎不在之純也溶川之才氣亦非雲屋所能轄所謂爵雖不能

伏念卯也桐城如有大股援賊多公或可就近援應舒公所隊應否酌防北路聊進一說以備參酌成大吉之勇侍亦有所聞浙事大壞淡公來信不忍卒讀抄呈一閱

覆胡宮保

淡公危急侍昨信已詳之侍意蕭朝慶不能帶韋部而公以爲可行茲倉卒之間舍此別無可調也止得令此起先行以濟淡公之危急而助浙江之聲援其應需鍋帳侍已札行武穴分局李宗涑實惟此起義勇太不中用且恐其擾累民間有損無益來示稱募勇二三千人應請早爲速籌或如侍昨說募霆營勇或另行召募必稍勝於韋部者乃不虛此一援皖南失六城浙

西失三城江北失滿江浦潁州府公豈尚未盡聞耶

覆胡宮保

希庵業已到營極慰極欣滌公寄尊處信讀悉請章縱令速行亦恐非閏三月所能到不知趕得及否以六年二月江西情形言之更甚於此時之浙江十倍厥後省城亦竟無恙成敗天也豈人之所能爲哉昨接大咨多公倘請病假渠軍若不能爲游擊之師則雲麾甲夫侍亦不敢令其赴安慶矣不知多公所不滿意者安在以鮑公不應回籍耶不應於奏中贊鮑堅守之功耶微處禮節有未謹耶多公既請假目下若狗逆來犯渠未必肯當前敵似當謀所以禦賊之法請與希公從長計議

復彭雪琴

補臣旣在下游經理章部事宜則不能赴鄂中親招訓勇從昨已專託義渠吳閣下更當加緘託之輔臣帶五千人似宜以訓營爲腹心章部爲手足輔臣料理章部妥協後仍宜即前親赴上游迎接訓營或至黃州或至漢口得與義渠一面更好渴卻之意欲再募五千人援浙計浙中如有不幸則三月可危如三月無變則閏月以後可無大礙輔臣旣不能於三月趕到則須料理閏月亦不可太草率也

致胡宮保

一浙江之事二三兩月可大分曉淡公二十三日咨文賊蹤去

省城僅四五十里東直偪城則已十日矣省城之能守與否斷非此間援師所能為力吾黨所最關切者士則杭城根本也入則淡公君子也若此半月間杭城無恙信息稍舒然後設所以援之之法若杭城有大變則東南局勢迥殊又當從長計較

一侍目疾常發精力日疲部下無一統將兵亦太少倘傍台旆尚可藏拙他處實無能為役外省情形督撫之外另有客帥即司道猜嫌州縣侮慢以是為逆迎本帥之資頗不易處應否赴浙倘求希椷與我公代為裁酌

一新募處須在安慶經理章部事宜不能赴鄂親招訓勇倘求閣下緘託義渠代辦經理

一閱撥帥信鄂事尚未決裂可喜可慰莊嚴尚能守正撥帥亦軒爽坦白鄂事或尚可支公於吏事不宜放鬆風氣之所係與兵事息息相關也

一希菴遠剿近守之說最精大約一二路遠剿三四路近守也

覆胡宮保

昨夕熟商進兵事宜希菴之意以敝部圍安慶多公圍桐城希統各營進紮青草塥爲懷桐援應俟懷桐紮穩後再議所向余際昌調守霍山爲第三路防兵蕭營調兩路口等處爲第四路防兵如此布置侍覺甚妥是否有當仍候尊裁若果如此布置則敝處護衛無須另添千人矣以第一二路爲遠剿以第三四

路爲近守大局已定惟第四路究以何處爲最近何處爲扼要仍祈酌裁

覆胡宮保

滌公賢者斷無不殉節之理但不知少郵護家眷以出否耳公之身不特爲南數省所倚賴亦爲吾黨所宗仰似不宜過於變傷久無　寄諭來楚想因清江浦失守之後江浙奏報不通滌公十一十五兩次奏報必皆未到京也杭城既失若能保得甯紹台三府事尚可爲浙東無一兵四眼狗又已南渡恐甯紹蘇常皆可危耳

覆彭雪琴

義渠已到湖口不知與閣下會合否蕭守才力如畢不甚開展恐不能統六千人之多則閣下當早為之計或另一人統三千免其竭蹶亦所以保全之也統領之才千難萬難目前麾下人才恐亦無逾蕭守者但浙江未失以前則以速去為是浙江既失則必須千級萬當乃可放心遣之前往蓋彼中無主人翁也

覆胡宮保

頃接賜書知玉體違和服藥無春夏氣至為懸系如服仲遠兄方二三日不大愈侍當至英山奉謁兼可罄論時局嚴公緘中所稱王石臣觀察侍未發咨來侍急思關蜀事尚望酌示季公

來營可以鬯敘一切希厚雪等處計皆有攀留之意雪堂之返公有意否為保身計似不能不尋一大廈少住也

與官中堂

胡宮保自聞杭城被圍之信愁病交侵寢食俱廢加以蜀事日壞尤用焦灼既非所以為養身之道即處事亦間有思慮過當之處必須離營擇一靜處調養庶心血不過虧損國藩目疾如故寫字不過三行即須停筆少息亦苦不能靜攝也

與李申夫

馬隊私設公款分攤是一良法請即試行派人買草料每日分散各哨勇閣下去年所定亦一良法也至今總未行得出立法

不難行法爲難以後總求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請從公攤及發料二事始應事接物時須從人情物理中之極粗極淺處着眼莫從深處細處看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貴恙漸愈至以爲慰進兵之略鄙意欲仍守希庵前議以朱李進安慶多公進桐城希軍紮靑草塥不知尊意有更改否季公節日至英山請其一决章軍殊難位置張筱帥有咨來止亦來可令其赴皖也

致左季高

間悴地東來想已安抵英山今春雨雪風寒目所罕見惟興居

安適謝衛撫齋爲頌此間本擬二月進兵旋以浙江之變紛紛易計今浙事大定究應如何分枝前進望鴻裁與潤帥酌定懷桐之賊儲積百物甚富亮係久頓堅城之局然亦不能不進圍也台旆在英山約住幾時此間即派夫役奉迓徽處與希菴處均可小住楊彭處尤可何所江湖空闊足遣壯懷耳

覆胡宮保

李公已到英山侍今早已專丁持緘奉迓矣侍恙大愈極感前日信稱淡公尚存云云係謊詞以安公之心因羅忠懷來具述卜者之言浙江必克淡公必遇救得生云云侍因將卜者之繇詞裝點作家書之寬語以寬公懷本日得張筱翁信言江南奏

稿抄呈閱少荃早已出城所以遲遲未到宿松者僞以折回杭州尋墳滌公耳語章既奉　諭旨自無再令去浙之理筱浦副憲信來亦請薦而辭讓貫則請赴皖南亦必不能出色也鄙意且告語之二月後另作計較公計何如尋六百七百人之說季公何必爲此蛇足即以數萬人全請季公統之尚是蛇足況六百七百人乎水師中別有一種風味季公若買一舟數艘於其中師法少伯而不學其居積可以教子可以避湘亦一說也姚惜抱詩云孤艇客醉江水上百年陶世酒尊開季公有意乎

復李次青

耶足至得惠緘知將有浙江之行將毋而續聞難而出進退有
度頁殷浣慰此朔自正月末克復潛太卽擬進偪安慶因浙江
警報紛至沓來議撥之舉屢易其局共派六千人甫經成行卽
於十四日聞浙江失守之信旋又於十八日聞克復之信茲將
寄諭一道江省奏疏一通抄呈台覽饒校臣鎭並此時尚在
衢州彭鴻軒困南豐新城之失已帶五營自衢折回分駐廣信
河口等處老中營回防湖口後又經江撫派防浮梁昇字營尚
在撫州台從行至安仁鬭溪紛處計彭屆二分與李升皆可會
晤無雖猶未成軍惟自下浙江全境將次肅清閣下露冕之官
則可帶兵入境則不甚相宜閣羅中丞汪方伯繆都轉均已殉

飭彼中局勢一變新撫軍不知一節放何人旌從不能繞道此閣便中當代致胡潤帥子衡撤營後仍未痊愈目內當回籍靜攝也

覆胡宮保

蕭守之才實不能統六千二百人今得唐協和分統訓勇雖不甚惬意而遠甚於蕭守之兼統也章部三千二百人目下難以位置劍與三千張篠帥欲合其逕赴徽州留守欲留豫河南二者請公酌定一處論餉項則兩處皆不甚充而河南稍寬論調度則兩處俱難得此軍之力而張公君子俟尊裁定後侍即緘復張公也敝部太湖循松各營已拔營前進較脤稍遜于前自

由不能養靜之故古人謂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思養精薄處勝友如雲難以寡言俯書如林難以寡視或許寡思以資少息乎

與袁午橋中丞

雄師近日所克皆南北要害關鍵皖省糜爛八年民不聊生今得閣下總持全局而胡翁張諸公皆大君子才略又足以濟之揆之天理人事皖省當大有轉機惟冀長淮不再梗塞淮北鹽課日旺釐稅日增俾雄師不憂缺餉則大幸也弟目疾久未痊愈寫字至三行後輒須停筆少息幸所部人數無多照料尚易又得潤帥就近提挈一切庶免隕越知注附陳

與張小浦中丞

韋部赴浙之說係羅淡村中丞飛書乞援於彭雪琴觀察指調蕭守翰慶蕭隸雪琴麾下淡翁素識也雪琴以水營別無陸兵可調不得已令蕭守統韋部以應淡翁之求一面函商胡潤帥及徹處維時鄂人獻議募訓營新撤之勇二千援浙胡潤帥則兼取二說令訓營與韋部合成五千人營務則添募訓營爲三千合成六千人歷觀察新膺糧道之任訓勇尚無統將權合蕭守兼統之此鄂議援浙之原委也今浙省克復全境肅清此軍更無赴浙之理議撤議調尚無定局閣下欲以韋部留江濱而令蕭守帶訓營入嶺內是未知蕭所統者韋部非訓營也閣

河南乞師於鄂官胡二帥將以訓營應之俟定議後再行奉聞

致朱雲崖李申夫

一兵至安慶城下先紮一二而不求合圍其通集賢關桐城青草塥之路必須官兵占住以顧後路其通樅陽廬江之路暫聽與賊令其可出可入俟兵力稍厚再圖合圍應否如此仍請雲崖親自看明定奪

一集賢關必須紮營以通糧路我軍如不敷分布雲崖酌商希帥請其派營來紮可也

一青草塥為我軍援應之所大軍不由彼處經過須多派哨弁在青草塥來往愈熟愈好其桐城等處亦須派人看明

一米糧子藥應如何接濟須步步看清進兵安慶之期請兩公與希帥商定行之此間不遙制也

與毛寄雲

弟目疾尚未全愈每作字三四行即須停筆少息殊以為苦袁午帥自縮兵符鎮威大振連克鳳陽二城臨淮淸江二鎮頃有使來述及缺餉之狀自正月至三月初七每名僅發銀壹兩零四分翁中丞處事機頗順亦復為之餉所苦二公相得甚懽又得胡潤帥水乳交融雲龍契合皖事應有轉機惟祝不甚缺餉無生它變耳羅淡翁竟殉浙江之難禍福倚伏良難預測賊入浙雖僅六日而滁逆已至於京城大有所損吳應昌樸實明白

於此間各弁氣習相近當可相與有成也

覆張仲遠

頃奉惠緘敬審小駐英山即事多欣至以爲念潤帥病體自由思慮過度肝木未暢之故弟前有緘勸其回駐黃州覆書以謂無以對皖中紳民今得國能調護脈象回春庶可漸次復元果否返旆霍堂仍視夏初之脈象何如前敵如馬隊各軍非潤帥在此不能範我馳驅返黃之說亦有善有不盡善求台旆西英再駐二旬更當定議

覆郭意城

得寒食日惠緘得悉二月初有書寬迷泊今尚未接到此間自

正月擊退援賊後本擬乘勝進兵以連月陰雨泥污居士不能移營又因浙江之警袁浦之失處處牽動今浙江袁浦幸已次第克復而此間分道進兵或此厚而彼薄或南實而北虛調劑先後動多牽延而天亦未嘗三日不雨雨未嘗不大且久至今分據懷桐之師尚未能直薄城下民用恨歎蜀中滇匪本以撫聊切起無能爲役自官兵屢挫搶我棄仗又以誘民結隊成營自扯賊中搶劫月以張大不可收拾今竣川入蜀殲此土匪理當游刃有餘而駱井既敗鄂中餉源大絀兵數日增協款蠹空實不知何以爲繼也陳作梅至湘曾與閣下相見否潤帥因先壠爲水所齧不甚放心故求作梅一閱其意甚誠倘作兄歸志

勒發不顧進益陽者請閣下代為敦勸強之一行爲荷

與彭杏南

火藥鉛彈須預備五六仗之用存留一處平日操演不可動用也軍械所用船裝赴下游恐急切不能運至營中尚為賊所隔耳早夜站牆日日操練斷不可間勤字為人生第一要義無論居家居官行軍皆以勤字為本黎明早起勤字中之一端也

批朱雲崖

希帥與多公和衷此最好消息以後進兵之期均請希帥定奪杏事事放心惟護軍隊余二人專講外面好看不求切實辦事壽字營武營官馭下不得法打仗無隊伍殊不放心將來臨陣

之際誰肯此　而營哨弁勇大隊也該統領細細查察擬以[illegible]
稟如毫無起色當立即撤散斷不姑息該統領亦不可瞻徇情
面至囑

覆胡宮保

得惠書并京報京信等件鈞仙請假回籍而鄂鈔有云晋津無
益當刻訛耶既已入直似宜小住以待風波之定請假微嫌太
遽爾君大有轉機蕭公一到當可遂了皖鄂之幸也希菴見多
公後閒此討披尤以為慰前敵數公相得益彰在後路者可以
高枕無憂天下至樂孰大於是

覆李希菴

思緘敬悉閣下與多公鍼芥契合皖鄂之福三軍之幸鄙人得以高枕臧拙何樂如之朱李現駐石牌一切進止聽候指示施行少村至英山聞已馳赴水次計淡村先生之靈醫日內亦至江濱矣潤帥之意淡公返葬宿松全眷寄居湘中少村則隨潤公及尊處大營可謂面面周到浙江復後餘匪竄陷建平高淳溧陽而四眼狗亦由全椒以救金陵大營前後受敵若能將此次大波平過則金陵可於夏閒克復大局旋轉於一二月內卜之四川事聞有轉機駱川入峽風勢尚順鄂餉或仍無虞乎

與楊厚菴

頃接希菴信渠於初七日至多公營談兩晝夜鍼芥投契央

得甚歉而公意見相合皖鄂之福三軍之幸本定於今日進紮集賢關一帶又爲雨風所阻敝部朱雲崖李申夫二君統轄而貴各營部人不甚放心請希權代爲照料一切已荷允許將來進紮安慶尚求閣下就近照料縱陽不紮陸營總難斷絕接濟究竟須陸兵幾千乃紮得穩求查明詳示爲要

致張小浦中丞

浙江新克元氣未復尊處月餉尚能協解少許否杭城紳民殉難者尚不甚多否街市未甚殘燬否邵位西及戴醕士先生撫恤否並乞示及一二此間進兵實太遲滯然前後皆有致遲之故若有天焉非人謀所能自決者國藩目光眵澀如故精力迥

與三年以前所幸皖北諸軍強半皆時同事之人足以藏拙藉守脆誠幸蒙青垂特材識未優尚望隨時訓示俾免隕越是所感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一　終

覆胡宮保

得應緘知少村將來敝處大約今明日可到蕭公決不能兼統訓營二千八百於徽不惟無益恐生它變嘗札催其歸來也袁公餉事可慮之至昨接其報克全椒擱鋪得瀕渦保獎亦優渠於滁州一案全守克公科曰雖出於勢之不得已然終非正辦也溧陽失守敝處未緘告作梅一則欲其至益陽少與勾留一則告之無益適以擾其心耳

致駱籥門中丞

左季翁自領一隊之說侍勸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罷論矣

渠欲親臨行陣一試膽氣將來或在希菴營中句留略久亦未可知袁午帥自去冬綰符以事權威甚振惟餉項日絀朝不謀夕李世忠新克全椒保以提督記名一門兄弟子姪均得優獎管轄一方自爲一種風氣午橋一循克齋舊章終不甚慊人意也

與李申夫

閣后牌須另起屋子地方并不甚好此間又須略候羅宅靈柩歸來少爲照料近日勢難拔營胡潤帥亦申前說欲至羅宅弔奠便來一敘擬移至城內公館一住或久或暫尚未定耳前敵氣勢尚壯否深爲系念推下尚能發明即起否不可間斷一事

有恆則萬事皆可漸振興以為小端而忽之至囑

致張後浦中子

維濟翁鑒覽於二十一日到徧松境其世兄赴江干迎接途次相左俟其歸來乃可扶歸鄉間蕭守帶章訓兩部能在尊處少立功績以為至幸鄙意猶慮蕭之才力不能統六千人之多又恐章訓兩部難以水乳交融不無過慮敬求台端留心察看於二者之中如有一弊則不特難以圖功且恐另生事端則不如飭令再旋請鄂帥分別調度若二弊皆可無慮則仍留麾下多一兵自多一兵之用也

與彭杏南

到安慶城下紮營宜深溝高壘牆子以蔽雨不塌為佳濠溝不必多只要深要斗有一層靠得住反勝於三四層靠不住者每早三成隊站牆子不特防賊來撲且規矩習於平日各弁勇自然人人起早人人不嬾散左路六營望賢表弟與蕭孚泗作主季洪弟於戰陣之事較生不及表弟見得多辦得慣不可過於推讓反致誤事看得的發得穩創與信卿作主可也再緩幾日朱南桂來左路便有七營沅弟新添二哨來便有八營兵力頗厚只要臨陣不忙亂自然百戰百勝

覆胡宮保

得尊兵賜書并惠宣紙羊穎敬謝敬謝樅陽已大有備似須待

懷桐兩軍紮穩後再做過礎打湖口之賊出背往攻乃能得手目下恐未易攻若能攻得敝處必設法守之此做發慶之著自宜竭力以圖但恐難遽攻得耳季公聞其大世兄有病頓動歸思公既有來宿之約必堅留季老在此奉候也

覆李希菴

頃接惠緘并鈔示雲崖一信及尊處覆書敬悉一切國藩前接雲崖信請尊處撥三千人於高橋嶺以保後路鄙見亦以爲然今讀來書覺尊見更爲妥善蓋貴軍紮青草塥原爲四應之活著若分三千人紮高橋嶺則轉呆矣不特目前不能兼顧桐城且將來北援商固抽此三千人以去反搖動懷甯之軍心應即

遵照阜兒無庸分撥至朱李一軍或照尊緘以八千人入駐關內三千人仍留高橋或以九千人關二千高橋已囑雪屢帥夫舉南台端施行淡公忠櫬初二登岸初三可至渠家潤帥擬以初五六來宿松會往羅宅弔奠季公及舍九弟均俟潤帥來會後分別赴青草壩等處也

覆彭雪琴

專丁至接手書水師不能遽入內湖必須樅陽打開乃能入湖此鄙人所素知雪屢帥夫諸君或未熟悉閣下與厚菴兩君須於步把穩不可因陸兵約會圖險深入致水師或吃虧仍無益於陸軍也張小浦自今年以來舉動不慎八議所參事件前後

矛盾來緘所指各端鄙心亦不以爲然本日接渠咨又以輔丞帶訓營三千援剿常州鎮江而令韋志俊帶所部回江濱交厚菴調遣此舉尤不妥叶不知輔丞已起程赴常否曾有稟達閣下暨厚菴處否蘇州甫得安穩而賊股直趨鎮江金陵大營又形吃緊朱雲崖等擬以八千人進紮集賢關內而留三千人紮關外九舍弟日昨來信松當即赴前敵也

致胡宮保

本日侍出城八里接滌公忠櫬申刻入城明日可還鄉也接張小浦信金陵大營全陷和張退守鎮江云云大局決裂至此以後補苴愈難矣接到　寄諭令都直夫帶兵赴江北會議定撥

何嘗交之恐賊志不在北竄而在蘇常也

覆胡宮保

得手教幷官袁咨緘敬悉閣下之意擬圍一城而此外皆作活兵不作呆兵乎公之意則並不圖一城概擇便地以紮老營而伺隙抽兵出而鵬翀鄙意謂兩說皆是也特鵬翀須得好將庶遲速遠近悉合機宜耳目下先將都公帶去之兵將派撥定局然後可議此間以進爲防以鵬翀爲進之法至閣下行𦾔請來徧松面商敬辦一公館頗精潔也

覆李希菴

得瀝緘知台從已至集賢關外日内想與舍弟會晤同入關看

定營甚矣雲崖打仗出則向前入則殿後此一端已有可爲統領之質又有血性而不忘本有誠意而不擾民若加意培養磨鍊將來或可成大器也此時若遽撤委猶樹木方長而伐其枝葉雖未必傷根而將來重培則更難矣故鄙意欲仍而不改

覆胡宮保

得惠緘知台旆東來明日可捧使矣昨夕接奉　寄諭抄呈尊覽池州未克陸軍似難遽至蕪湖蕪湖未復尤難進趨甯國若不由池州蕪湖則須由徽州涇旌以達甯國子藥糧餉俱難接濟亦殊不易應如何覆奏之法敬求鈞裁酌定季翁之事　天心大轉以後或出任艱鉅或時顧桑梓進退綽綽亦足喜也

與李申夫

舍弟要閣下同紮關內必有深意存乎其間舍弟最善體貼鄙意必揣其有益於全局有益於閣下者爲之若徒有益於全局而或有少損於閣下當不肯爲也請酌與舍弟同紮關外如實覺大有不便即來宿松面商一次胡左二公大約十八日分別各歸閣下若已進關恐不能離營遽來若未進關請酌量可離與否行之

與張小浦中丞

敝軍自蕭浚川張凱章二人分去後實已不能成軍勉強添募得萬數百人令一副將統之而舍弟照料一切不足以當大敵

今圍攻安慶賴江中有楊彭之援濟左路有李希菴之援濟人而可作萬五千人之用故稍足以自立若舍此而謀他處則撫將之師萬人而僅收六七千人之用矣僕目疾未痊以肝氣時發常恐霆越詣屏浙江羅王兩中丞先後奏請撥部北援甚不知鮑張散去撫能爲役也頃奏陳梗概附告台端敬叩鑒

復彭雪琴

惠緘具悉前輔臣定計由池州出江後忽變計往援常蘇從浦又撥六營一營隨徽營出意料之外想輔臣不願援蘇或徽營有以慫恿之言恐嚇之者遂懼而東行耶此時蘇常大亂向和

皆已退至許關杭嘉大震輔臣去彼無人維持餉項無着亦可憫也小浦近日舉動殊爲可駭頃又奏請部人辦皖軍務而嬰自往蘇浙尤爲難測尊軀近稍愈否望少節勞靜攝

致彭雪琴

惠緘具悉貴部攻破殷家匯南岸又少一賊巢良用欣忭池州不知能攻克否如城堅守固則令貴部迅出江濱擇要駐紮不可再令大徵綠張小浦麾下反復簸弄七顛八倒也如徽州有私緘公牘請可付之不理敝部各營進紮關內與水師相依爲命斷無舍此他適之理如 朝命飭援蘇常自當據實復陳目內無胸主實信蘇垣想已安堵矣

覆陳作梅

前接復緘敬審勛履康愉敝鄉山水寒門微薄不以爲陋茲之稍紊至以爲慰浙江克復私心慶幸以爲東南非常之福計金陵指日可克不料東壩失守溧陽溧水相繼淪陷其時御撫尊緘奉布與少荃熟商以閣下眷睠繼切而三千里外斷不能遽返珂鄉不如姑隱此惡耗待二溧克復一併緘告乃未幾而聞金陵大營於閏月十六日全數潰退和張二帥走保鎮江旋復退保丹陽又未幾而聞丹陽於二十九日失陷張帥不知下落和帥退至常州又聞何制軍於初五日退至蘇州無錫於初十日失守噩耗迭至寸心焦灼既嘆大局瓦解之速又念閣下

將將之情正思飛緘奉告本日又接張筱帥信蘇州於十三日失守東南局勢一變至此雖曰天意亦豈非人謀之不臧哉浙江新復之餘百物蕩盡賊若再去恐亦難保計自淮揚以南至錢塘東薄海西至安慶皆已淪為異域此後從何處下手閣下聞此信定知寸心如焚不走恐亦不免有吳越之行請回做營共商公私至計書不百一

致郭意城

昨聞蘇州失守之信專緘飛告略帥想亦入覽凱章觀察一軍請飭迅令東來若竟至江西撫州一帶聽調亦可賊既得志於蘇恐其一面攻浙江一面擾江西若既到江西則我湖南守東

界之兵非四五萬人不可未到江西則江西守東北界之兵不過二萬餘人已敷分布凱章若來鄙意且先令保廣信景德等處固江西即所以固吾湘也尊意如以爲然則請商之彌帥行之至季翁亦於節前可抵長沙矣京漕恐斷根本大虧鄂餉日絀楚軍亦當不支天下事何日大轉乎

覆胡宮保

得浙撫十四日信賊未竄常州而先至無錫閶門胥門錦繡之地皆逃兵所燒古所稱勿戢自焚者耶渠發信時尚未知十三日蘇州失守之信此時賊蹤恐已入杭境矣欲保湖廣必先保江西我公有何良策祈飭鄙部一尊處零星事件太多似須請一

好手代辦間此心專慮大事何如

覆胡宮保

昨夕得惠緘并官帥緘今早又得賜緘并京信各件敬審一切都將軍撥馬步隊是大難事不與以精勁者非所以待直夫與以勁旅又恐棄送好兵好勇也且各步隊久依慈雲亦未必肯舍此它適此事雖以公之宏才亦費平章耳雲仙不知何以尚未出京答京信不甚迫切甚不料蘇常不保東南決裂至此耳舍弟猶在安慶已興功掘長濠將來進退彌難

與劉蔭渠

蘇州既破浙亦可危六七月間賊必分大股上竄江西不可不

先籌防守之法聞德鎮浮梁一帶可依山險修立碉堡應守兵百人可當五百人之用求閣下查勘其應修碉若干迅賜開示兩湖江西三省併力共保庶有濟乎

覆胡宮保

昨夕奉 寄諭飭國藩援蘇常尚不知蘇常已失又未接王雪軒兩次請援之奏計日內當又有 諭旨迭至陳狗既定兩路大舉上犯江鄂我楚師似當竭五六兩個月之力謀所以禦之若秋間能力挫凶鋒庶此後江鄂可保而江浙可徐圖也若不力固上游而先救下游則其禍必速而祇惜無人抉明此機於

九閣公意以為何如

覆彭雪琴

狗逆大舉上犯之說深為可慮國藩咨請三省合防抄稿呈覽若能得池州則軍駐池州可與甯國一氣道氣并可由甯國造戰船出南漪湖與外江水師兩面夾攻幾湖南岸之事庶有轉機第恐章部太單不能破池州耳

與毓右坪中丞

賊若以大股上犯江西必在七八兩月及今未雨綢繆猶可防患於未然一切兵力餉需皆不能不借助湖南敝處已專緘懇求駱帥迅撥勁兵越境協防江西之北界尚乞閣下於駱帥處再三緘懇加以咨商若得湖南之兵於五六兩月到齊將賊

兩路各營俾交傳方張之賊不能遂志於江西是閣下承撫遊閩之忠而弟得藉是爲進剿之基實吾二人之大幸也

致李希菴

國藩頓首 飭命權制兩江現定於初十後起行過江辦理現狀已於致胡宮保書內略陳梗概茲抄呈台覽敬求指示所撥之營擬撥遷字六千人禮字千人又益以朱品隆唐義訓二千人河溪營七百馬隊六百共成萬人舍弟安慶一軍濠壘已成遂不撤動惟其中抽出一營敬求閣下撥一千人填紮朱唐二壘不必遽待舍弟另招新勇到時再將貴部撥還左季公奉命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皖處軍務夏末當可來皖圖敘也

與張小浦中丞

侍處僅有安慶一軍以關繫淮南全局不敢撤動業經鈔奏咨達冰案此外向湖北調鮑鎮超一軍向湖南調張道運蘭一軍帶赴皖南鮑現告假旋蜀張現駐防郴桂大約侍於五月中旬南渡徽池鮑張須六七月乃能趕到此外派員回湘新招之勇亦須七月乃能取齊若仰託福威六七兩月之內賊氣不急犯徽浙不竄擾江西俾敝處新軍稍能部署稍定得與維營合為一氣或可併力以禦狂寇目下初帶敝營南渡鮑公未到之先侍應選紮何處將來鮑張陸續到後應移何處侍欲辦蘇事應從徽甯何處入手此外尚有從入之途否敬求一一指示精力

疲極慾臥艱眠中夜以思但增悚懼

覆胡宮保

惠緘敬承所示人以曹武惠相期而此或以意欲使者自待誠爲文不稱題自當開擴規模絕去拘攣以副盛指惟其中有一二尙須辨難者用再陳詢

一安慶之不撤圍非爲彼安慶計爲南北兩岸之軍全恃水師與安慶陸軍爲之聯絡論地則安慶一帶逕渡北岸比上游之后牌距江遠近迥殊論人則雪琴沅甫必竭力聯絡使侍與公無三日不通之信無片刻不達之情假令安慶撤圍另派人駐紮后牌則桐城一軍嫌其孤立在鄂仍須以五千人當后牌一

路而在侍已與北岸隔絶矣此侍甯辦事不成不肯輕撤安慶之微意也

一次青之四千人現在饒廷選處正與湻安股匪相持萬難將其衆遽行調回又屈守蟠之一千人現在景德鎮亦難迅速調來次青回平江另募三千人成軍當在六月底到浙當在七月廣信衢州浙江本是一氣侍意用次青亦不僅在廣信特就三省協防言之則注重廣信耳

一少荃赴淮揚須待三五日看新任蘇撫放何人河督放何人再議所以經理淮揚之法

一梅村兄兩信前信祇速進蘇州一條難行餘九條皆可行無一

廷腐語兩月內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當而滿腔熱血噴薄紙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材哉

復彭雪琴

一鼓既後不能攻克樅陽則宜速令渡回南岸若不回恐北岸無立足之地也請即速渡令其紮駐建德城內東流有周營建德有霆軍儆處大軍即駐祁門北與水師及東建聯為一片南與徽州亦可聯為一氣賊若上犯當有以禦之

一國藩移營時坐船至黃石磯與厚菴及閣下暢敘二三日由東流建德以赴祁門其壘字等營或由建德上游逕往祁門不必至黃石磯也至糧臺輜重則用小船由饒州浮梁河以達於

祁門縣

一安慶之斜對岸有一河曰秋浦又曰張溪河即張家灘也此河窮至源頭盡處不知尚隔祁門幾十里請派人入此河內訪查開明水陸程途見示

一大渡船百號每船應雇一人看守百船共放營官一人哨官五人俾此二百人有所管束營官哨官均請閣下派放薪水口糧若干請閣下酌定由徵處發給如有營急渡陸兵過江無分勇夫每名出渡錢六文歸渡船收其向水營借撥槳手頭柁每日酌送五十文亦由渡船酬謝平日無事準其買渡以進零錢一切規制均請閣下議定其造船之費請厚菴與閣下　斟行代

出皖處必陸續歸還

一吳城新座船昨已派胡維峯去接求閣下派水手由橫塥頭送入箭松湖內俟起行時即坐新船至黃石磯登陸後寄存尋處此次分手將來或與閣下及厚菴至蕪湖一會則幸矣

與閻子佩

現在令舍弟一軍仍圍安慶與楊彭水師同駐一處與胡潤帥亦相距不遠聯絡一氣國藩南渡後與張筱翁徽州之師咫尺與舍弟及胡楊彭水陸各軍仍可呼吸相通互相援應或不至大有蹉跌惟鮑鎮回蜀須六月底乃能旋營新招湖南各勇須七月乃能到齊數月之內尚不能屆江蘇之境且後路不清餉

械不繼卽履其境亦豪無裨益心急如焚不能奮飛閣下將何以教我也國藩才知本絀今精力憊甚忽膺此重任大懼隕越爲天下笑爲鄉里羞請閣下側聽淸議如有顯然過失大拂輿情者卽祈立刻飛緘詳示如其力不能改則徐圖之若此心則決不文過而憚改也

覆胡宮保

一直夫將軍之行既不能奏明停止似應厚爲裝遣昌營應全調去除發欠餉外應裹帶十萬兩以行侍與希菴所見略同不知鄂力能勉強辦此否

一敝處南渡兵單凱章一軍承閣下代爲催索侍亦必隔日一

緘三百一爲備之此外新添之勇皆洛商左公惟人數已逾三
萬若再添募餉項實無所出道州辰溆二支暫可不招無好統
將好營官雖百練精勇無益也且待左公咨復到日再行商酌
一次咨成軍後須在廣信與沈饒會齊浙江有急次寶應由衢
州援浙浙江無事應由孝豐安吉以趨廣德州
一淮揚豈無人去若待明年能赴淮安造戰船則於淮揚有益
而上下水師亦可兩頭湊合於東西梁山等處耳

劉胡宮保

承惠好儀孱軀以八年夏蒙賜珍藥稍臻壯健嗣復寵賚便蕃
感何可言明公欲登萬民於仁壽而先及菲材亦惟循劉媼念

佛之故事而已接浙撫王公信羅翰慶於四月十九日陣亡其部下先至湖州擊退賊匪後浦來信又言訓勇潰回千餘不知何以分開七零八落也

致左季高

昨具咨奏達冰案諒蒙鑒照台從以何日抵湘至以爲念本日接浙江王中丞信江長貴敗潰於平望羅翰慶陣亡於湖州浙省守兵三千多不可恃潰兵自蘇入杭恐爲內變危如累卵等語東南大局竟不意決裂至此杭城若有不測則江西之患近在肘腋鄙意與之於廣饒則有城可守有險可扼爲力稍易若闌入腹地則江西糜爛而湖南亦防不勝防矣敬求閣下商之

彌帥現遣凱章一軍前來江西其凱軍與春霆三人應如何分佈之法仍求指示郴桂防粵東之賊縱使倉卒闌入以湖南之力閣下之謀必可制之未若蘇浙大股竄犯江西爲害之烈之切也無論湖南何等警急總求大力先派凱軍東來仍查照昨日鄙咨事理次第舉行其第一條請閣下自統五千人或䕶仙統之不知其說可行否如倉猝不能成軍或請另撥一軍東來相助而以新立之軍保護桑梓伏乞卓裁施行弟以十五日拔營至安慶一會楊彭卽由東流進赴祁門以待春霆凱章二人至八月間企望旆還來不勝至禱

覆張筱浦中丞

一安慶撤圍則桐城亦須撤退英霍亦須酌退即袁翁二軍亦孤立無援淮南全局皆變關繫匪淺是以熟商仍令舍弟駐安慶不動

一侍向湖北調選字營鮑軍六千人禮字營千人又抽安慶二千五百人合之硃松濤衛之營共萬人定於十五日起行由水路赴安慶自東流登陸擬紮祁門與雄師相聯絡先固徽境並保江西之饒防

一飛調湖南張凱章一軍並另募楚勇萬人約須夏末秋初乃可陸續到江西皖南

一檄李次青新募平江勇三千人與在景鎮湻安之平江勇合

爲一[illegible]請[illegible]江[illegible]撥兵[illegible]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臣三人會辦一[illegible]

嚴衢以保浙江之上游以防江西之東界要機若[illegible]則由婺

吉[illegible][illegible]以達寶德州

一鮑鎮告假回四川現尚未來侍現帶霆營渡江尚無領將須在安慶略爲等候俟鮑公到後又須等候凱章鮑張俱到乃可分兵進剿分兵援浙目下浙江阽危彌力不能速救憂心如焚實深愧悚

一皖南餉絀累所深知侍爲地方官詎當分潤協濟目下濟勢甚多並無可指之餉奏請以江西地丁漕折歸中丞經收藉示與帖歸侍經收聚經理得人所獲較多以餉新[illegible]之至[illegible]協[illegible]

下之軍未知能上邀　俞允否辦理果得旺盛否
一職內應辦之事以海運及鹽課爲最重海運之能辦與否須
視浙江之能否保全以爲斷至鹽場大利須親赴淮安辦水師
戰船二三百號徧布鹽場各河改爲就場征課庶存此大利兼
可南剿揚鎮西防長淮不知淮安果可興造戰船否已緘問袁
午帥矣

以上皆係籌畫梗概是否有當伏候憲示祗請函遵爾珣雖深
可假借徵求設法覓其忠骸歸葬故土爲李鍾營數其所犯之
罪謂營非其所招募所以兩次剖斷於左右者深知此營不顧
離守也

覆胡宮保

一賊雖多方誤我而大致仍不能出去年所奏四路之範圍四路中仍以第二路爲最重鄙意希禮沅三軍皆駐現駐之地不可移動賊救安慶必在桐城下手何也若從第三路下手則由霍山至英山山路崎嶇難進難退米糧難辦子藥難運前有英山雄壓城守以抵之此第三路之不易來也若從第四路入手則必先破六安州後破商城固始乃達楚境而米糧子藥亦難接濟此第四路之不易來也以愚見度之賊非萬不得已必不由第三四路而來必以盛勢徑撲我第二路若合希禮二人之力靜以待之必可破賊萬一失算賊果從第三路來且待霍

山被陷後希軍再赴英山援救亦尙不遲賊果從第四路來且待六安商城被陷後希軍再赴羅厰援救亦尙不遲如去年打寶廬故事賊勢未定則難料賊勢已定則可乘也

一爲營撥交都將軍帶去昨已詳復矣其霍山之防應請閣下與希菴派人接手至英山護衛諸軍亦須講求城守事宜以備不虞

一天堂於萬山之中闢開平原誠爲佳境然設防於彼究屬無當卽有重兵亦不足制賊之死命賊由第二路三路犯楚皆不由天堂經過一路四路相去尤遠則其非必爭之地可知目下兵力不敷應請無庸更顧天堂待秋間 介堂重來令其率新招

二營潛山五營往防天堂

一兵多則拓地遠竊兵少則斂抑退回縮地一二百里亦無扼要可守之險亦無可以減兵之法徒增藏之氣而我仍無把握則不如不退矣懷桐既靜守不退大難在英山似亦不宜移動以上各條多希菴之說而鄙人贊成之其云賊非萬不得已不由第三路第四路來者則少荃之說而侍與希菴以爲然者也伏祈采擇施行

覆胡宮保

侍於二十日自老洲頭起行夜宿華陽鎮廿一日至東流縣與季高料理一切再以輕舟訪楊彭也接三次手教梅村境過可

憫俠烈可敬學問可畏其二女事侍當設法表章梅兄前一信欲侍出一惻恨告示茲將示稿鈔呈其第一條卽旌表忠義益儆公初克武昌時立局辦法也

覆胡宮保

連接兩次惠緘左季公事若待渠信來再定則復奏太遲若逕行先奏則當請其入蜀益以事勢言之則入蜀大有益於鄂鄂好館可波及於吳吳好不能分潤於蜀季公之才必須獨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以奏對言之 諭旨所詢獨當一面者斷無對曰否之理既對曰可矣則當令其速了蜀之小事而後再謀吳之長局是忠於爲 國謀忠於爲鄂謀忠於爲季謀三者皆

宜入蜀但不忠於謀鄙人耳淺見如此不知與尊意相合否此摺本應由侍主稿但目下侍距揆帥太遠距季公太遠實難會商敬求閣下主稿送敝處拜發仍列揆帥節銜來吳則自謀私忠入蜀則三謀公忠二者俱可侍無意必也

與馮樹堂

國藩當疲憊之餘忽膺艱鉅之任大懼隕越貽友朋羞惟廣求名將以興寇氛廣求循吏以蘇民困得一人則鄙人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則地方漸受十分百分之福以閣下治蜀爲朋輩中成效之最著者故備公牘相邀台駕速來吳越將伯之助至切至懇閣下既已捐升離省即不奏調亦可因賢聲久著

仍當附片奏請也

覆胡宮保

手教敬悉季公若來皖處既駐皖南而以少荃駐淮揚則侍仍可以水師爲老營而以徽淮爲南飄北泊之所於私計誠便特蜀事恐非東公所能了季不入蜀或於兩楚均不便故仍請季公自謀自斷而公爲草奏侍繕上之此間節次庶免不乖望公無過讓也

覆張筱浦中丞

侍到黃石磯與楊彭兩君晤敘南風大發由陸路轉回東流建德所調鮑鎮之霆字營自湖口南渡者一半餘二千人竟阻風

不能渡江鮑鎮亦無回鄂消息侍而本飭霆軍先赴祁門今既不能南渡則侍當先行而安慶調來之朱鎮品隆又因病不克隨從僅率諸偏裨以行殊深焦灼幸徽境現尚靜謐雄應足資堵禦不至遽須重兵茲定憩耳祁門雖紮老營此間亦僅辦及第山谷用兵較之水濱行師其難數倍侍欲率諸將經歷山險之中以通中路之勢且講求轉運事宜使楚人諳悉途徑庶此後調遣較易尊意以謂然否

覆左季高

連接賜書至忻至慰此間辦理規模具詳兩次奏報中各摺片諒已咨達冰案霆營將來各軍到齊時擬以鮑春霆趨北

路沿江濱而下攻池州次由衢嚴而趨廣德州俊臣若來亦由此路所謂南路者也凱章枚村及敝處之見兵閣下之新軍皆萃於中路徽州一帶弟與閣下會晤後各軍或分或合或南或北臨時再行商搉目下所深疑不決者　諭旨有飭閣下督辦四川軍務之意恐須旌從一行或吳或蜀敬請閣下自定至計潤公主稿而敝處繕發江西兵事餉事當遵照來示一一整飭吾鄉尚有綜核之才深穩之度可任煩劇者幾人得一焉與筱泉共治江西與釐局事易集而民不害求物色見告

覆胡宮保

得手教知季公願共事皖南不願獨入蜀中至慰至幸季公來

皖則湖南各新軍及次青春霆凱章等皆精神百倍幾可與公之皖北比盛侍在皖南則高臥離皖南則放心何幸如之即日一面具摺一面緘告撰郎到祁門即行拜發也三河尖侍未深知不知陸兵若干即可保守若在三千人以內似屬可行侍辦淮揚水師公辦三河尖鹽務防務聯首尾相應一氣貫注之事若由蘄水抬礮入淮亦必在三河尖下水特須一枝好陸兵乃能成此異舉耳

覆左季高

閣帥咨示大緘敬悉台從願共事於皖南不欲獨入蜀中至慰至幸凱章枚村及新募各湘軍皆以遠行爲苦得閣下挈之以

行人人精神百倍即次青春霆亦勃勃有莫遏之氣從此皖南可見天日弟若在徽甯則舒滕高臥若赴淮揚則放心遠行幸何如之即日具摺復奏一面緘商官胡兩帥矣弟在祁門當堅守不動以待閣下之至霞公既不肯出即求閣下募足五千人成一大枝斷不可少以是爲皖南徽甯之征兵即以是爲江西東北之防兵至要至要

覆胡宮保

湘勇加夫之例敝處數月然酌減尊處若肯通行希推必不阻格

以前者不改以後者酌改於營中亦無擘擬此事迪菴所定倘本不忍改之惟目下文書太煩將來加銀太多若不趁早稍變則積重難返矣以質高明行即緘商希菴也作梅瀟然物外而有濟世之心有牧民之才鄙意欲其迴翔湖南而作州縣於皖南江西以其早識甚行為尊吏之表式俟其到營面懇之求公為我先勸之

覆郭意城

國藩於十一日到祁門縣適值寧國被圍顧救甚迫鮑鎮以壁營未到鮑鎮尚未抵鄂朱鎮亦新病未痊未允撥兵往救且新奉 寄諭有不可輕率而進宜加持重為要之 命而季公與

閣下俱以遲進為戒不得不堅坐持重然各路之望極而怨極而習不久當為謗讟矣惟望季公早來一日則皖南早紓一日望於七月中旬成行不可再遲屆時出伏亦不甚熱也

覆鄧寅階

頃奉惠書猥以弟承乏兩江辱蒙獎借感慚交并弟菲材薄植本無遠圖加以數年在外精力極疲今全局敗壞艱鉅忽膺大懼隕越詒知己羞此座前車屢隕蹶相尋莅位愈高則譏議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則責之者多恕之者少閣下愛我迴越恆俗望常以藥石之言相繩弟每日行事有日記一冊附家報中閣下如有不謂為然之處即懇逐條指示不勝銘感

覆李希菴

國藩自建德啟行十一日抵祁門縣層巖疊嶂較之湘鄉之山尚多四倍泉甘林茂清幽可喜每一隘口不過一哨即可堅守並無須多兵也惟甯國府被賊圍困呼顲求救力尚不能往援殊深歉仄此間軍事其大者已將摺稿鈔達尊處小者本無足錄承索取日記其中瑣事太多間有臧否人物之處未便鈔呈入樹梅村二函附呈渠二人皆有公牘私緘至敝處梅村牘言往助季翁當即批准入樹牘言在鄉修壁當批駁仍請其來營也渠在敝處則於尊處及各處皆能通氣不必一一親筆緘致求閣下再為我緘催或心牧已癒即請歸侍南陔俾入樹得以

出濟時艱亦屬兩全之道尚祈卓裁安慶新營太多慮不足以當長風巨浪望閣下常往察看與舍弟孰籌預計

覆官中堂

手示敬悉求治不可太速進兵不可過銳兩言謹當刻骨不止書紳初到皖南不特地方事件難遽着手即軍務亦難過問此間風氣與兩湖迥異欲求挽回之方難免更張之迹將來尚須逐條請示仿照尊處成法行之目下謹遵雅意必不輕言整頓二字左季高京堂不願入蜀國藩得此將領之助可以高枕無憂已會列台銜於十六日復奏摺稿咨達冰案閱潤之宮保業經緘商相距過遠不及先行送稿伏希鑒亮

致邵位西

孫省齋觀察來敝處略詢近狀驚悉伯母大人錦堂棄養哀愕曷勝閣下至性純篤又值亂離之際舉目愴懷觸茲大故尤慮哀毀過情或損生理馳系無量國藩於四月杪奉承乏兩江之一命菲材疏淺大懼隕越詒知已羞敝部萬人圍攻安慶關繫淮南之全局即規復金陵之張本未敢輕率撤退留舍弟在彼統之而另調鄂兵萬人率以南渡已於十一日馳抵祁門縣暨聯徽甯二郡之聲援而保江右東北之門戶仍派人回湖調募二萬人迅赴皖南俟秋閒取齊擬分三路進兵北路由池州以規蕪湖中路由甯國以規東壩南路先赴廣德或由湖州以趨

太湖之東或出宜興併趨湖西屆時再行商酌辦理惟尋府一二賢者均已散布他處分治一方欲得高手代爲草奏殊難其選不揣鄙薄欲屈老兄枉過其大者匡拂啓督餘技則代作章奏內外交益翼幸何極

覆張筱浦中丞

餘杭復失浙江危急甯國日棘不特大局愈壞卽國藩之私計亦更無從下手局勝處憒來示囑侍軍由黟而石而太步步爲營鄙見如此辦法實與甯國無干斷不足解甯國之圍必不得已則不如仍遵閣下前緘之計前此三奉惠緘飭敝軍代守徽郡台端親往援甯等語請卽調尊處全部迅援甯國大戢今日

啟行儆部次日即入徽城不敢來約聞黃素言徽郡城樓楯不完守具不備應須若干人始敷守禦求指示國藩戊午再出諭旨飭統蕭張二軍去秋概調赴他省閣下所知也去冬勉湊萬人依傍鄂省各軍今又留攻安慶亦閣下所知也目下所帶霆營六千人內三千四百係多年老勇其二千六百則係今夏新招未嘗見仗其朱鎮等之四千人老勇一千三百新招二千七百故鮑鎮未來朱鎮未痊萬不可以言戰實屬自知甚明自度甚審若自揣兵力可恃豈有不願出仗之理豈有不肯赴援之理故自五月初三以後四次具奏皆言駐紮祁門以待新軍之至此中空虛之苦情雖未盡形諸奏牘已託黃素告諸左右

矣倘不自量其虛弱或蹈蕭翰慶彭斯舉之覆轍則新軍雖至無所附麗亦有心人所不願出此也

覆郭意城

長公雲仙親家此已抵家否所懷本多不適又值盛夏南風沿途阻滯知彌愴恨也長公辦事與鄙人昔年之鹵莽而耕滅裂而耘約略相同其橫被口語幾難自明也亦同　聖主之若有意若無意也又同已寓書霞仙邀長公至鄉逍遙散遣秋冬再謀東來會合想尊意亦謂然矣協防江西之兵承已招募五千人甚好甚好萬不可撤請酌量兵力將材若宜於南路則令防守南贛一帶宜於北路則令助剿徽甯一帶閩老湘營陸續已

到袁州凱章亦將次抵袁撫中丞因仁化樂昌之失言嶺嶠防咨請截留凱章暫駐袁州此間為國危在旦夕於潛昌化之賊逼近杭州日盼春霆凱章二人前來望眼欲穿豈宜更被截停而吉安廣信湖南江西二省所必守之區又不敢竟催凱章來皖如扶醉漢如坐破舟焦灼萬狀求閣下商之爵帥季帥如吉安危急自不得不留凱章暫顧南路否則或以來示之五千人者防南或另籌一枝防南總求早令凱章得達皖境維持大局至要至感

覆楊厚菴

安慶共定合圍之議桐城樅陽俱有防軍青草塥又有游兵安

廢本滿無一失經卓見裁定自無疑義惟對岸須紮千人斷絕官之接濟東流周游擊一營應請閣下札調即赴下游駐紮應之對岸尚欠一營目下無可調撥且俟八九月湘中新軍到後再酌如孤營不宜先往或東流周軍暫且緩調聽候鴻裁與李二鎮叢經起碇下駛否銀兩火藥想早經閣下交妥至今未據報起程日期殊不可解請閣下與雲琴嚴飭防範民船與坐船太多最易誤事請閣下與雲琴認真清釐一次所有家眷各船或送回長沙或概送十八號漢口等處民船坐船愈少愈好免致臨小事而倉皇失措也

致邵位西

前寄宗一函恭啓孝履不知何日可達國藩自抵祁門已逾廿日所部萬人中惟四千七百八繫久戰之士餘皆新募之卒未曾見仗江水盛漲封峽舟不得行鮑鎮軍登舟逾月至今無抵鄂消息張凱章觀察一軍又爲江撫咨調[婺]州此間需國望援極切不克分撥一旅就近拯救實深歉仄時事艱難責望彌重精力彌憊友助彌寡幕中諸友分散各處各竊職守不能還聚特專弁二人奉迓敬求不我遐棄翩然西來爲我經理奏疏事件俾弟得以全力綜核營務兼籌餉需不至竄越貽譏亦故人夙所期於不肖者也

復胡宮保

甯國被圍日緊我無退志前已協餉五千日內又當以五千濟之甯國之存亡關係侍之全局至切至要斷無不思救援之理惟鮑張不到何可言戰卽鮑至而張不至猶慮其孤也

與胡宮保

曾軍日內大有奇文想已澌達尊聽侍佯爲不知徐觀其變目下不能調赴安慶之對岸此外別無可調之營待鮑張到後再酌季公軍營人才畢集皖南實大有爲之地將來必有可觀但須帶一二循吏來細觀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

致駱籲門中丞

日來未得湘中確信不知南路賊果犯桂陽否郴界平安否劉
鮑超軍駐何處昨晉商越境防剿亦須湘省本境無事乃可耘
入之困至系念也此間前以於潛昌化之失浙師請援又以甯
國郡城之困張周請援兩處關係至大無以應之極深焦灼聞
賊偪杭州省垣旋即引退又聞甯國大獲勝仗蹋破賊營八座
郡圍似可剗解惟甯國兩軍錮習太深積欠太多竟有不可爬
梳之勢敬求老前輩惠濟協餉五萬兩即日起解於八九兩月
到皖感禱無既皖南四府一州土地富饒民情純厚可戰可守
但求甯國不失東壩克復吏事軍事得左季翁悉心經理必可
日臻富強爲恢復金陵之本惟目前若無巨款則實有決裂之

感

復李筱荃

鹽金目下缺之一由五六等月向係商買減歇之月一由南贛徹嚴有警生意停歇九月以後必有可觀目下總以求才爲第一義僕已緘託各處薦人如有來者祈閣下優加禮貌先給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前緘所陳取之欲廣用之欲愼及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等語尚乞時時置心中丞待我甚厚吾鄉辦事須作一家人看待凡與戶部及鄰省關涉餉項大費脣舌者僕當分任其怨儘可會咨會奏撫署添設護兵一節閣下與輔堂兄孫當慫恿成之

致袁午橋中丞

探報偽輔王楊七麻子來犯甯國偽忠王李壽成往撲上海二處皆極要緊皆極可危止求淮揚不再疎失猶是不幸中之大幸弟與閣下二人應辦之事皆須淮揚辦餉乃有根本也弟頃奏派李少荃觀察赴淮上辦水師幷請 飭放道司實缺如蒙俞允將來少荃晉謁閣下商酌一切務求大力從中維持除貴營餉項出自鹽務者恐仍其舊外總須籌出一款大辦水師以固淮揚而保大局

覆李希菴

此間事機多不適意雲崖雖愈怯弱之至如五六十許人脊霆

甫於六月十六日自蜀起行到營尚早宋國永亦患瘧疾鄭陽和傷病大發霆營六千人竟無主持之人廣德州於初四日失守甯國本被圍月餘又聞楊七麻子帶賊自池州往攻殆不可支廣甯爲皖南精華又爲進兵必爭之地竟爾坐視而不能救愧欠奚極鄙人艱鉅甫膺幾至無可措手又兼精力日疲大懼隕越詒譏當世閣下早起有恆積誠不爲人所轉移此皆進德之要鄙人恨聞道太晚閣下及此時勉爲之不特學業日新即以軍事言之亦或可以興復舊觀敝處近日奏稿行至尊處者有不妥否求直言示知以便立改

致金竺虔

弟自奉承之兩江之　命日夜悚惕大懼隕越貽知好羞惟不敢存自是之心不敢懷驕吝之念習勞耐苦以冀少補鈍拙惟是時勢彌艱籌餉彌絀位望彌高責備彌嚴弟年方五十而精力疲憊迴不如昔以是內增兢惕恐爲訴尤之所歸愛我如閣下其將何以策之

覆官中堂

感緘敬悉一切楚師在蜀閩已三獲勝仗滇匪應可肅清剿宜兩務不知稍有起色否國藩渡江以後皖南軍事日益頹靡急思派隊援剿則嚴而鮑鎮不來張凱章尚未到江西徒深焦灼此時皖南兵勇三萬皆極困憊獨楸處生力數千爲一髮千鈞

之盤不敢草草輕於一擲未知閣下以為何如都直夫將軍揚州之行萬不可以中止第撥勁旅則鄂力實有未逮募新勇則直翁或非所願此中調停實難妥善弟昨復奏商帶千人前往到淮揚後再以楚軍之法練該處之勇摺已抄呈冰案如以為可行應請閣下迅撥一旅交直翁帶以東行否則愈久而愈不能成行於大體實多不協弟明年馳赴淮揚亦止帶步隊千餘也

覆張筱浦中丞

來書敬悉台端苦況侍所深知事權之若有若無鄉餉之百呼罔應將士之積疲難振及外間公牘冷淡辱沒之狀鄙人皆諳

營之君近日江軍門不能爲廣德一日之守及敗後不歸徽而歸浙則尤令人意緒作惡公之不能安於其位固不待覿面而得之六月中兩次奉到 諭旨問可兼管皖南軍務否第二次覆奏摺與昨日見示之稿大略相同惟無一籌莫展坐視阽危等字樣計八月初可奉 硃批閣下如奉 諭內召則雖非成功以退而廉正之聲固爲遐邇所共見設入接辦此局雖權位較崇而餉項愈絀浙江之協款難恃江西之釐金日少徽甯舊兵三萬湖南新募三萬每月額餉三十餘萬僅求十分之二而不可得每一念及終夜旁皇不知所以爲計甯國爲徽甯進兵必由之路人非至愚斷無不思救援之理無如鮑張不來宋鄭

抱病雖奏疏中強作夸大之言鎮定之象而寸心實憂灼無地浙中以侍未親往責望頗深其實自六月十一至今裹帶及後解者合計銀不滿三萬又於其中抽出萬金以協甯國公視侍之力量能挾此無銀之軍以行至浙中否欲辦則恐不見信不久當自有知者因來書開誠見示故亦披瀝以陳區區

覆單地山侍郎

再奉來書過蒙獎飾猥以遲籌全局爲有當於事理如侍之淺陋奚足以綜覽大局惟安慶一軍北則爲袁翁諸帥之聲援西則關漢黃諸郡之安危此顯而易見者是以決計不肯撤動頃閱北省同鄉京官深以此舉爲然高玉山以此入奏差幸中外

所見略同惟皖南剡極危急簡國械圖無兵往援坐視阽危殊深焦灼軍興過久人才日乏老前輩考各歷武生有可儲爲將材者否乞惠薦一二

覆李次青

一吳退菴事即照來示札飭募二千五百人錄札奉達軍事是極憤之事廿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爲之不知甲仗爲何物戰陣爲何事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退菴若以編輯廿三史成書爲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雖與圖功閣下與之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

一目下衢嚴無警敝部前赴廣信請 閣下仍來祁門一敘面
後再專人至廣信調隊由華埠以至徽州溫處道不必稟請代
奏謝 恩若調補皖南道則當自行具摺謝 恩

覆左季高

惠緘敬悉營制極精所改俱有深意惟親兵刀矛隊內間以小
鎗似尚不適後幅條約微嫌其多御眾之道愈簡愈妙此間調
度總難盡善有覆次青一信稿行徽州府一札并鈔呈尊覽如
有不妥即乞迅速詳示恐見面時大局已定難於更換也鄙意
廣德一路最為喫重請 閣下當之凱章輔之池州一路次重春
霆當之甯國不失則坐守尚易大責當之甯國若失則全局大

變又當另議請公別二層迅賜裁示貴部東來亦不宜全走陸路或由袁州等處雇船至饒兩頭陸行中段水行亦足少紓士卒之力一月之食即札台預備能否按月如數尙未可知縂後泉於閣下事必盡力也指事現未興辦權事用人擬仿潤帥之法多用小者少用大者以二李一沈爲主餘皆用府廳以下俊臣既赴粵不歸即改用吳退菴次靑三日之內五次來信以百口保之南屏亦力保之究係堅卓之士或可發憤一洗前恥望助其支領口糧軍裝等項爲感

覆張筱浦中丞

惠緘敬悉此間擬分三路援甯另備公牘咨達鮑軍人數最多

勢不能不先趨石埭誠恐石埭縱能得手而爲池州青陽所牽制不能遽行前進仍無補於甯國之危張軍趨涇縣李軍趨旌德二路去甯國較近又恐人數略少難期得力再四思維未得完策姑且如此布置仍祈卓裁酌示三路米糧應如何籌辦亦祈分別示知江西六月餉銀歸敝處新糧台辦現據報三萬尚不如向來協餉五萬之多來示獎飾之語屢見迭出而不知餉項一節十分竭蹶設前奏　允准則新舊交替之際竟無銀兩可以點綴而彌縫之每念及此尤深焦灼麗閣部季太史兩緘接到江蘇郡縣日在水深火熱之中大旱之望不啻之譬皆萃於鄙人之身將來望極而怨生譽過而毀來惴惴之衷良不知

所以善其後案蒙關垂詢之時賜南鍼無令途轍大迷是爲至
願

覆李筱泉

一來緘云應行增設裁併之處俟各路稟報到日參核再詳甚爲妥洽蔡少彭云釐弊更防其過驟此語極可佩也大抵欲革弊若必新章十分妥善遠勝舊章然後下手否則不可輕動

一官紳參用四字兩湖業有成效江西亦宜仿照行之無疑義矣惟採訪宜多委用宜慎平日以薪水養之留於省城札派時則必再三叮囑庶得用紳之利而去其弊

一公事知而不言坐視成敗自非所宜閣下今補贛南實缺尤

不必過涉客氣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卽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爲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除此二戒外概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一起票驗票并繳船費共五分餘卡不抽通省謂有不得了之日誠然誠然幸未出示從長計議猶可更改湖北章程何如通省共四分否與其毀臼再加不如此時不多減之爲愈也南自大庾北至湖口東自玉山西至萍鄉水路動至三千里多抽或亦無妨請通籌之此軍餉全局所關不可不愼之於始

一閣下奉 命補授贛道請在省城經理另議章程大定後多閣再赴新任

覆李黼堂

另摺之事目下縱不甚旺不足爲慮但求經理得人秋冬必有起色用人之道官紳並重江楚並用取之欲廣用之欲慎得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此數語者前緘曾以奉贊未審有當與否仍祈酌示皖南之吏治釐局亦自處處需才均求隨待采薦不得以無員可保一語塞責

與毛寄雲

弟自奉帥符之 命日益惴惴急盼閣下來此匡扶一切俾免大戾不知尊處謝 恩摺已批回否須北上引 覲否如須北上應先至武昌英山一行否胡宮保好賢如緇衣以閣下之肝

勝照人計必思有以報知己弟儆處諸務叢集弟治劇之才不逮胡宮保十倍欲得閣下相助為理弟專心軍務仍不至拋荒吏事乞台旆先來皖南稍有頭緒再赴皖北為荷

致左季高

前緘言請閣下駐廣德州一路連日細思無以易此蓋由皖南以保浙規蘇惟廣德一路最為喫重必得閣下之智勇新軍之精銳益以凱章之歷練乃可萬全無患又廣德與浙江極近瑞王二公皆不知兵勢且今日奏調明日請撥次青凱章之力皆不[illegible][illegible]拒之必閣下雄鎮其閒乃能堅守便宜不畏強禦商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為然凱章到祁門亦深以依倚台旌尺寸不離為得

其所願用再飛函牽商可否卽如此定局浙逖示炎青由信州繞來入徽倘彼時日茲札凱章由旌德援甯國運營由涇縣援甯國八月初皆可拔營春霆計亦二三日可到旌德收復王中丞嚴劾江長貴詞旨深至恐有不測之 天威皖南軍務散漫敬求台旆速來經理一切自袁州至景德鎮舟行爲便已札各屬備船迎候矣

致宋國永

昨有札飭貴軍霆字全營由太平進攻涇縣張道老湘營由徽州進旌德皆所以救援甯國之急諒已接到矣茲張道定於二十八日自郡門拔營二十九日可至黟縣懸請霆軍營務處宋

副將即至黟縣與張觀察會晤熟商一切由徽州至甯國府有兩路東路由甯國縣西路由旌德縣由旌德至甯國亦有兩路東可走甯國縣西可走涇縣吾與張觀察面訂定由徽州至旌德候老湘營到旌德紮定二日貴霆營再進涇縣趂旌德乃涇縣之後路也候貴霆營到涇縣紮定二日老湘營再進甯國府蓋涇縣乃府城之後路也鄙見如此此其大略耳至曲折細微則請足下與張觀察面商商定後再行飛稟請示付去地圖一張查收鮑春霆十八日自武昌啟行想日內可到鄱陽和已到否并問

復胡宮保

凱章二十四日到祁門守兩三日二十八日拔營前進由徽州赴旌德絕鎮雖尚未到先令宋國永統全軍由太平進剿涇縣凱章抵旌德駐三日遷營乃進涇縣雲嶺抵涇穩駐三日凱章乃進援寧郡用擠塘進法以互保後路也閻椒雲方伯竭力綸侍籌餉江西本有為之地或可少濟季公新軍必不令其飢餓甚渠與凱章皆極力訓練全恃二人以春吳耳

致張凱章

現值新舊交替之際凡徽寧舊防之兵與楚湘新至之兵不免互相猜疑祈閣下處處留心不生衅端為妙大約徽寧舊兵七月以前歸張都堂發餉八月初一以後歸徽處發餉千人以上

之整隊仍各在原處駐紮協同楚軍防剿不滿千人之零隊調回徽州依鄙人左右隨時察看整理擬於近日大張告示曉諭各軍閣下以爲妥當否

覆左季高

凱章於七月二十八日由祁門起行赴旌德春霆尚未到宋國永先率全軍由太平赴涇縣皆所以援甯國甯國事雖有端緒乃嘉興一軍全數潰敗張玉良退守石門又爲賊所破杭州岌岌危急請援迫切務求貴部星速前來共維大局頃已奏請駱帥暫緩入蜀湖南防兵暫不抽動而老兄迅速東來另行抄咨冰案弟素性謹慎近甫當大任更爲惴惴接兒所示尚爾躊躇未

決無如浙事大壞皖南江西皆屬可危不得不竭我湘中之力盡救吳越非敢恃權而妄干區區微忱想同心人能亮之也

覆胡宮保

接兩次惠緘怪鄭驛之遲也頃自祁門至東流三百里已改設步撥矣西路帥書不大揭之奏皆向極謹慎本不敢爲此冒昧之請無奈浙江危在旦夕江西皖南亦危在數月不得不西駱帥浙閩湖南防兵竭湘人之力以謀江西謀皖謀蘇非敢因甫當大任而遽放肆也公意以爲然否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侍與公之力所能爲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爲種子而藏之四年寄公緘中種火之說也

致駱中丞

嘉興師潰浙江危急請援之文一日數至不得已奏請大旆暫緩入蜀湖南防兵暫不抽動俾左季翁得以壹意來皖業經洽逆冰案侍於此等大處向極謹慎不敢冒昧瀆奏況閣下入蜀當蜀乘圻尤不應率爾挈蜀屈台旌於僻省特因浙事危在旦夕左季翁若不東來則侍明年斷不能爲淮揚之行又湖南防兵一經抽動大枝蕊湘省有警則鄂皖軍士各懷歸心上年侍在撫州凱鈐朱唐各營無人不思歸也是以不及與閣下籌商冒昧奏瀆伏希亮鑒暫緩西行幷須催季翁速來共維大局五千協兵二成協餉之說仍求俯賜垂允

覆李希菴

此間自凱章到營即令其由旌德援甯春霆未到亦令宋將先攻涇縣以援甯國不料甯經成行即聞嘉興師潰之信浙江危急萬分請援之文一日三至國藩以張鮑軍出斷不能失信於甯國而改援浙江是以恝置不顧知我罪我聽之而已惟是浙江萬一不虞則皖南江西皆危而吾湘亦難安枕不得已奏請駱公將援入蜀湖南防兵暫不抽動俾左公得以迅速東來國藩內[illegible]議慎令甫當大任豈敢恃憐而冒昧陳奏此次留駱之奏[illegible][illegible]江楚大局起見且蜀中崇實當道駱公君去一國三公亦必難展布也方今天下大亂人人皆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

外無適而問焉者吾誰當自立準繩自爲守之并約同志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閣下以爲何如

覆毓右坪中丞

頃接大咨知戶部議前事閣下堅於吏議幸賴　聖明鑒察改爲閣任　君恩之高厚可賀時事之艱難可悚勇數清册自應飭局迅速造報惟銀項應奏應題者須倍加慎重以少奏爲是或擧列敝銜先行咨稿商定妥再行拜發或稱江浙向以全力供給向帥和帥大營今江西以全力供僧某大營云云或可少免於大農之駁詰方今　京師窮絀北五省無可搜括　宵旰焦勞弟與閣下受　恩深重斷不肯喪盡天良置京儲與鄰

餉於不顧撫卹此際江西之力除另撥金歸徽處外實屬竭蹶之至現在本省欠餉過多岌岌乎有譁潰之虞弟昨於三省合防咨內已略言之即當另行陳奏冀 聖人俯鑒江西之苦況霆已自徽起行還營近可抵太平次青今日可抵祁門拜聞

覆張筱浦中丞

接奉咨緘霆營裝定乃可抽調寧示諭除即遵辦援浙應帶三四千人亦即遵辦惟近日軍情遇有難處往往藉詞逗延不進此次赴浙縱不能迅達杭州亦必速至嚴州若下札出咨後而展轉遷延在浙江則爲口惠而實不至在徽處則爲初接而令不行自難寬容侍於徽軍之情未甚深恐求閣下再加體察

決其必可速行者見示即行照辦下札侍前奏不顧浙江今杭州徑如纍卵苟力能稍裕又當別論且嚴州乃徽之門戶惟挑選勁旅體察軍情必求確示昨聞天津敗挫僧邸退通州之信變憤彌日是以奉答稍遲